

夜雨集

冯其庸散文随笔选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雨集／冯其庸著．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99.6
(学者、艺术家散文随笔丛书)

ISBN 7-5057-1533-X

I.夜… II.冯… III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5493号

书名	夜雨集
作者	冯其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忠信诚胶印
规格	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625 印张 230000字
版次	1999年3月第1版
印次	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533-X / C · 170
定价	19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弁 言

“艺术家·学者散文随笔丛书”包括两部分作者：艺术家（含美术家、音乐家、戏剧家、舞蹈家、电影家……）和学者。“艺术家”第一批推出美术家吴冠中、戏剧家于是之、园林艺术家陈从周。吴冠中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丹青高手，散文也早声名远播，脍炙人口，已有文集数种问世。本丛书《艺海浮沉》为作者精选拔萃之作。一代名优于是之是戏剧大家，他扮演主角王掌柜的《茶馆》，已成为世界经典名剧。他的散文是第一次结集。文字真挚质朴，明如秋水，情如流泉。陈从周散文也许还未广为人知。他是学养深厚的园林艺术家，他以独具一格文白交融的文字，以古典意韵浓郁的意境，营造了如诗如画的散文篇章。这些艺术家，并非仅仅在文章中谈画、谈戏、论园林，可贵之处在于，让我们透过作者笔下斑斓的艺术世界，感受到真诚、旷达、磊落的人生感悟与独特的生命体验。

学者散文在西方曾有法国蒙田的《随笔》与英国培根的《随笔集》。在我国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与王了一的《龙虫并雕斋琐

语》曾被并称作“学者”散文。本丛书“学者”推出了冯其庸、沈谦与本人。冯其庸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，并以翰墨丹青擅名。在他的散文随笔中，可窥其治学之灼见与睿智。沈谦先生为台湾学人，他的《妙语生花》，可使我们领略海峡彼岸学界的风貌与学人的心境。承出版社领导错爱与谬许，邀我加盟，以《夜籁》一册，敬附骥尾，厕身于诸家行列。不过，自问这些文字都是心血的真切培壅，心灵的真诚流泻，生命的真实留痕。雪泥鸿爪，敝帚自珍。能否博读者垂顾，是为期待。

顾 骧

一九九九年元月

目 录

弁 言.....	1
自 序.....	1

谈 艺 篇

梦里青春可得追.....	3
看就是学.....	8
学画漫忆	12
博学宏通 显幽烛微	19
——拜读启功先生《论书绝句百首》	
关于《化度寺碑》的补记	39
关于先师王璠仲先生的绝笔《十八帖》	42

汉画漫议	47
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	51
——记青年陶瓷家高振宇	
论南戏《张协状元》与《琵琶记》的关系兼论其产生的 时代	55

论 红 篇

千古文章未尽才	73
快读《红楼梦》王蒙评	115
'94 莱阳全国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开幕词	141
'96 辽阳全国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开幕词	145
'97 北京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开幕词	148
此情成追忆	151

怀 人 篇

悼念百五寿星、画坛大师朱屺瞻	157
哭王蓬常老师	160
怀念唐云先生	165
怀念高二适先生	169
怀念吴甲丰先生	173
痛悼端木蕻良先生	180
哭蒋和森	182
怀念苏一平同志	186
无尽的怀念	189

序 跋 篇

《侯北人先生画册》序.....	201
分明元白唱酬诗.....	204
——林散之、邵子退诗集读后	
巫君玉诗集序.....	207
《书剑恩仇录》总论.....	212
《书剑恩仇录》回后评.....	229
既是武侠的 更是文学的.....	253
——评批《书剑恩仇录》后记	
《笑傲江湖》总论.....	257
——人性的展示	
《笑傲江湖》回后评.....	297
评批《笑傲江湖》后记.....	326
后 记.....	329

谈 艺 篇

梦里青春可得追

我国古代的文艺评论方式，常常喜欢用一个“话”字，如“诗话”、“词话”、“曲话”、“文话”之类。有的虽然不一定叫“话”，但写作的方式也基本一样，如“诗品”、“词品”等等。至于评论绘画和书法，虽也有叫“话”叫“品”的，如《墨林今话》（清蒋宝龄撰）、《画品》（唐徐浩撰）、《书品》（宋刘孝标撰）等等，但它的名称更为繁复，可说举不胜举。

不管他们的名称有多么千差万别，但他们的评论方式，确实有点像说话，有点像谈家常，使你感到亲切入味，而且要言不烦，切中肯綮。但近世以来，这样的评论方式就很难见到了。

最近，见到了谢春彦同志，他告诉我他写了一本评画的书，叫《春彦点评录》。他拿了一部分稿子给我看，他说最好我能写点什么意见。我一看又是“评”，又是“点”，倒简直有点像是“评点派”。再一看他的文章，都是长话短说，有如话家常，亲切入味，不是板起面孔，给人上大课，给人高台宣讲。我说这不就是过去的“画话”、“书话”或“画品”、“书品”吗？这就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。

我不知道他一共点评了多少位书画家，给我的部分稿子里，就有多位我熟识的朋友，如华君武、黄永玉、沈子丞、江兆申等几位。我相信如果看到全部的话，我还有更多熟识的朋友。

华老是我的同乡老前辈，他的画正如春彦所评那样，是“华家样”，是艺林的独树一帜，他在画坛的影响是举世共知的。

就拿黄永玉兄来说，我也大可点评一番。我与永玉兄是同年，但我比他大一点，我是从他住北京火车站附近一间小屋子时期认识的，然后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，共同目经了唐山大地震逃出来的人，我还眼看着“四人帮”批“黑画”。他的猫头鹰是批判的首选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是非常佩服他的才华的，所以每次去香港总要去看看他。前些时，他送我一本散文集《一些忧郁的碎屑》，文笔之好，令人不忍释卷，恰好报纸要我写一写最近喜读的书，我自然就把它写进去了。

记得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哪一天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我的第一张画就要送给你。说“哪一天‘四人帮’垮台了”这句话本身就足够坐牢的，但这却是一句人人想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自然也就说了。更有意思的是幸而言中，这句话后不太长的时间里，“四人帮”果然垮台了。我们正在热烈地庆祝“四人帮”垮台的时候，有人来告诉我，“四人帮”垮台后黄永玉的第一张画画好了，是送给你的，赶快去拿。我真的立刻到了永玉的家里，也真的拿到了那张非常值得纪念的画，是画的四尺整幅的黄山天都峰，并且作了长题，完全是传统的风格，实在好极了，我至今一直珍藏着。

有一次，我去香港看他，我问他：你什么时候回去？他没有答复，拿起笔来就纵横挥洒，不一会就叫我去看，却是一幅人物，两个人对坐在小阁里说话。画的左上端题着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

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这是李商隐的名诗《夜雨寄北》，这张画和这首诗，就是最好的回答。

去年永玉真的回来了，朋友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，我一进去，他就对我说：“我正担心没有通知到你呢！”最近他在北京通县建了很宽的画室，据说要筑一个很大的荷花池，堂名“万荷堂”，还不知是否真是这个名字，因为去年我第六次去新疆大沙漠考察，回来时他已回香港了，没有能见着。最近听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，这当然更高兴。永玉的艺术才华不仅是多方面的，而且也是不可估量的。我认为我们的时代，应该有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大艺术家！

话别黄永玉，自然就要想到张正宇老先生，那时永玉常来看他，也是“四人帮”时挨批的伙伴。张老喜欢画猫，“文革”中被斗得一佛出世。但他却偷偷地问我：“为啥要斗我？”原来挨斗了好几年，连个为什么挨斗都不明白，这真是天下奇闻。但说穿了也不稀奇，因为这是要避讳的，而他老人家却左一个猫，右一个猫地乱画，自然就大大的糟糕了。

最有意思的是“四人帮”批邓，批“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”的时候，我对张老说，你敢不敢画一只又白又黑的猫？张老却说，我画了你敢不敢题？我说只要你敢画，我就敢题。他说好，把门关好。于是我就帮他关紧了大门，他拿起笔来就画，没有多久，真的一只又白又黑的猫画出来了。他说你题吧！我面对着这只特别有神的花猫，想了一想，题了下面这样几句：

尔貌如狮，尔性温如。尔咀念佛，
尔口嗜血食。猫乎狮乎，兼而得之。

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看他是一只猫，他有一天要变成狮子把“四人帮”吃掉！张老一看，心里立即明白，拿起笔来就加题在画上。题好后左看右看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对我说这张画一定送给你，但裱好后我要看它几个月才能给你！我说随便你看多少时间。张老真的一直将这幅画挂在他的床前，天天面对着它，一直到他不幸逝世。所可告慰的是，当张老弥留之际，“四人帮”垮台的消息传来了，那还是秘密消息，我赶到医院里凑着他的耳朵告诉他时，他高兴得要求坐起来，他清醒了一回，对我说：“我要起来画画！”可是说完了这句话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能起来！我含着眼泪看张老的遗容时，却发现他的脸容是微笑的、欣慰的，因为他终于听到了“四人帮”垮台的消息！

还有使我不能不写的是关良先生。我曾与关老一起看厉慧良的长坂坡。那天关老为慧良画了一幅长坂坡的赵云送给他，关老送给我的是慧良的拿高登里的高登，这两幅画都是关老晚年的杰作。之后不久，就听说关老病倒了，而且很重。我很着急，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寄给曲章富。诗云：“闻公病榻卧支离。苦忆淞江老画师。诗到应遣病魔退，试看笔下怒钟馗。”关老看了诗很高兴，把诗贴在床头，过不久，老曲来信说，关老能起床了，也许你的诗有作用！这当然是开玩笑，因为看到关老能起来，大家自然很高兴。想不到没有高兴多久，关老终于不起了！我得到了这个噩耗，面对着他画的那幅拿高登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可现在就连慧良也已去世了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！

当然，上海的画家，我熟识的还有不少，如刘海老、朱屺老、谢稚老、唐云老、沈子丞老，可惜都已作古了，关于他们的话，更是说不完的，因此也只好暂时不说。

健在而我熟识的画家，还有刘旦宅、戴敦邦两位，他们都是

《红楼梦》的知名画家，他们的成就也是举世皆知的。刘旦宅不仅画好，我还欣赏他的书法。

我不由自主地一下写了这么多位画家，也不知春彦的点评里是否点到，不管点到与否，就算从我的角度的补充罢。

还要说一点的是关于春彦的点评，他的点评，不仅文笔好，而且他熟知这许多画家的艺术，所以往往能一言中的。看他的一段短评，就能把握住画家的总体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，确是不容易的。如果对这么多的画家没有足够的深入了解，何能做到这一点？更何况真正是纸短情长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！

1998年元旦之凌晨二时于京东且住草堂

看 就 是 学

我从小喜欢书画，也喜欢读书，是受了什么影响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那时正是抗战时期，家庭贫困，小学五年级就因日本鬼子侵占家乡无锡，我就失学在家种田。我到处借书看，一有时间就写字，所以那时就读了不少书（比起同龄的孩子来说），也写了不少字。写过的字都一堆堆地堆着。

我高中一年级是上的“工专”，学的纺织，主要是学印染，课余时间都拿来看书和写字学画。有一次与一位朋友在无锡公园喝茶，遇见了那位朋友的老师，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画家诸健秋先生。诸老见到了学生就坐下来，无意中看到他学生手中的一把纸扇，上面画了几笔山水。诸老拿过扇子仔细地看了，问：这是谁画的？我的朋友就指着我说，是他画的。哪知诸老随口就说：他比你画得好。于是就详细问了我的情况。他听说我家境贫困，就对我说，你如喜欢学画，就到我画室去看我作画，看就是学。我知道诸老的画室平时是不让人去打搅的，今天他特许我去看他作画，那真是格外的爱护了。从此我每隔一两天，就去他画室一次。

诸老是山水画的名家，是已故的大画家吴观岱先生的弟子。我第一次看作山水画，就是在诸老处看到的。我眼看着诸老山石树木，小桥流水，人物房屋，笔笔有序地画着，而我也明白了一幅山水画是怎么一点点地在纸上凸现出来的。我连续看了半年，正在我看得入迷的时候，暑假到了，我要回乡间了，而且因为家贫，下半年就上不起学了，因此我也不能再去诸先生作画了。

我人虽然不能去诸先生的画室，但他说的“看就是学”却给了我无穷的启发。以后，我只要遇到有机会看画，就把它作为一次学习的机会。记得有一次我在无锡公园饭店看齐白石、吴昌硕的画展，那是1943年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位大师的作品。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，使我惊叹世间竟有这么震撼人心的艺术！屈指至今五十五年了，我仍然记忆犹新。那次参观，我就仔细寻求白石老人每幅画的下笔处，研究他每幅画的结构章法，乃至题跋印章，从中寻求大师的轨迹，以求得入处，求得对他画的心悟。之后我每看一次画展或书画作品，都细心地寻找各人的起笔落笔，以为取法。

后来，我在看古人的墨迹时，也常留心他们笔墨的起落，当然有些结构复杂庞大的作品，是不易找出他们笔墨起落的，但也可以看他们的用笔用墨用色和整体的气势韵味，从这方面来心领。之后，我每每游名山时，即与看到的名画相印证；而当我看名画时，也常常与我游历的名山相印证。例如我看沈周的《庐山高》巨构时，常常想起我游庐山时的种种幽境奇景，觉得沈周此画不仅是笔墨结构好，而且是雄奇幽险，能得庐山之神韵。我看黄大痴《富春山居图》时，觉得大痴笔墨清逸秀发，淡雅轻灵，真能得富春之神。如果画富春江而用荆（浩）、关（仝）、李（成）、范（宽）的北派山水笔法，我敢说肯定是不能合拍，因为江南山水的

结构与西北的华山、终南、太白、秦岭不同，而荆、关、李、范的笔法，主要是根据西北的山水总结出来的。

我在看古人的书法时，也常常寻求其笔墨的起落，寻求其用笔的转折顿挫，寻求其字体结构的特色。我曾为看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多次去故宫，一看就是数小时。那时故宫每到秋季，总要展出历代名迹，这时就是我最好的学习机会。看过真迹后，我又买影本回来，以作案头研摹之用。

70年代以后，我常与大师游，经常看到他们作画，有时他们还与我合作，实际上是他们教我作画。最早是许麟庐、周怀民二老。80年代，启功先生与我合作过一幅葡萄，由启老收拾和题词，我从中学习了启老的示范。1992年秋天，唐云先生和周怀民老一起到我家来，唐老兴致很高，要我准备好纸让他作画。他开头以后，又请周怀老画，怀老画了远山，然后，唐先生就一定要我作长题，要我立刻落笔就写。现在我每一展示此图，觉得唐、周二老的笔墨都是给我的无穷取法。1993年11月我去香港，到海棠阁看望刘海老，海老还记得1989年约我合作画画，后因临时有事未成，这次他说一定要合作，就定第二天（11月4日）上午到他住处，合作画画，结果画了一幅六尺的大葡萄，由海老亲自题字。海老让我先画，实际上是照顾我，由他来收拾全局，为画定型，这样凡我笔墨不到之处，都由他大笔弥补了。这正与1980年启老与我合作由他收拾一样。

我看朱屺老作画的机会也是很多的，屺老大笔淋漓的气势给我很大的感染，尤其是他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令人敬佩。他给我画了一幅《邓尉寻吴梅村墓》，寄给我后，又写信给我说这张画不好，要重画，隔了些时又寄来一张大的，其实这两张都是好画，从我本人的感受来说，屺老寄给我的不仅仅是两幅画，更可贵的是